

龍應台《百年思索》

◎朱嘉雯

使詩普及的手段之一。向陽的台語詩幾乎每寫一首即受歡迎一首，他的〈阿媽的目屎〉、〈阿爹的飯包〉、〈搬布袋戲的姐夫〉，以及最近寫的國台語交響的〈咬舌詩〉，都成了詩朗誦會常被朗誦的作品。向陽的台語詩所以成功，與他認識什麼樣的詩應具備什麼樣的表現方法有關。方言詩本是寫給一般祇懂方言的人看的或聽的。因之無論詩的語言發聲，詩的內涵以及表現習慣都應易於為這些祇懂方言的人所接受。向陽深諳此一訣竅，他寫的台語詩都是依此方向發展。首先他的台語詩每首的背景都很鄉土，更貼近於台灣現實。他的台語詩更多利用民俗素材和民間俚語，使得他的詩在朗誦時聽起來不像古詩的嚴肅，更不是令人不安的現代詩腔調，而是像在聽歌仔戲和布袋戲一樣的趣味盎然，與人打成一片。第三，他的台語詩寫的是正典民間樣相或悲情。祇是他不硬生生的批判，而係語含機智，有插科打諢的幽默味道，間接傳達出他想拋出的信息。這些大概是寫方言詩的必有策略。向陽抓住了這些要點，以致他的台語詩無往不利，處處贏得掌聲。



百年思索／時報文化／八月

誠如龍應台在《百年思索》的序文所云，人生的處境像一座迷宮，充滿了迷惘和徬徨。然而閱讀本書則彷彿置身於時光隧道中，任作者穿梭於百年來的文化空間，旁徵博引，筆鋒帶著感情地啟發讀者對一切價值做重新評估的探險。

自十五年前的《野火集》開始，龍應台就對她的讀者有一個高標準的期望，希望它是一群拒絕受「譁」的眾，希望它是一群具有批判深省能力的讀者。她刺激群眾通過反省批判的

過程對傳統的文化與價值提出質疑及挑戰。而這股「火氣」也確實曾經延燒開來，對社會中一切腐朽、醜陋、不義不公的現象產生程度不一的質疑，甚至於起了顛覆的作用。然而，十五年後，當我們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系列文章來檢視今天的社會，很感傷地，我們仍然不敢肯定馬路上的過路人會對受傷者伸出援手，會對肇事者提出譴責；我們仍然看到攤販佔據騎樓，並知道他們可能與警察有所勾結；仍有車子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禁煙場所仍然煙霧瀰漫；水土保持在一場大地震之後，徹底暴露了它的失敗；更有其他每況愈下使人們不能免於恐懼的問題，諸如：婦女的安全、醫療的品質……，如今我們生活的環境似乎未見得比《野火集》時代高明多少。

正當我們望書興歎，思考出路的時候，龍應台挾返國出任文化局局長之勢推出《百年思索》，使正在憂慮十五年中我們究竟做了多少事的人們驚醒，其實整整一百年，我們只是停留在同樣的問題上，從梁啟超到王元化；從伊藤博文到柯林頓；從德昆西到「歐洲樂園」……，龍應台震怒：「重複前人的痛苦，重複前人的努力，整個民族智慧就消耗在這一代一代又一代的重複中。」她的近現代史考察在更開闊的文學、哲學、歷史縱深之文化領域裡，談傳統與變動的關係、談文化差異的迷思，從副刊的閱報習慣到美國電影的價值觀，從發表個人意見的公共空間到選舉時族群爭議等激情表現，她不斷地提出問題，繼「野火」之後再一

次發出振聾啟聵的聲音。

八〇年代《野火集》所關懷的是民意的抒發，人們把抗爭的目標集中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九〇年代，政府由人民投票組成，《百年思索》提出「當政治責任由獨裁政體轉到個人肩上時，個人頓時發現了自己體質的虛弱」，而在國家領導人的身上，我們猶不時地感受到權威與民主兩重特質互相疊影，其間所透露的含意是，「從獨裁到民主的社會轉型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需要時間的沉潛，需要不斷摔倒了再爬起來的經驗累積」。在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刻，我們勢必要將舊有的問題帶向新紀元，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個人體質的虛弱與選舉文化的煽情，以至於其他外交、內政等諸多難題，龍應台並沒有給讀者任何肯定的答案。十多年來她所提倡的只是一個過去中國人不習慣擁有的觀念——質疑，任何一種對文化的簡化其實正是對文化的扭曲，而被簡化的「真理」亦僅是為國家機器所利用的工具，龍應台認為百年來的台灣歷史中一定具備了教育我們對事物具有懷疑精神的質素，唯有當我們試圖去認識事情的複雜性與多元性的時候，才是我們從知識走向素養，從病態走向健康，從威權走向民主，從虛弱煽情走向平穩壯實的開端。以此觀點閱讀《百年思索》，當可使讀者免於陷溺在文化停滯不前的焦慮中，而龍應台的作品亦可免於被貼上打擊民心士氣的標籤。